

予智自雄 唐生智

胡耐安

智生唐雄自智予

當趙恆惕以「護憲」旗幟，對抗譚延闓奉孫總理命出師湖南的「湖南討賊軍」取得勝利後；湖南省軍編成四個師，那是：一師賀耀組，二師劉鈞，三師葉開鑫，四師唐生智；另外還有警備旅團等部隊。就我所知：這四個師長：賀是一個猶豫寡斷的人；劉祇貪圖財利，在幹生意買賣；葉有獸子的譚號；惟有唐，能征慣戰，雄心萬丈的在整軍經武。論實力：三四兩師最強大，二師最微弱，一師祇是在編制上比二師完整一點。賀唐是我熟識的人，我曾經為賀寫了一章（編者按優柔寡斷賀貴嚴將在本誌第十六卷第五期十一月號刊出），現再為唐寫上一章。且說當年：趙恆惕為安撫這幾位「有德于己」的將領，葉開鑫坐鎮湘西（沅陵），任為「湘西善後督辦」，用以威鎮陳玉崑那干土皇帝；唐生智坐鎮湖南（衡陽），任為「湘南善後督辦」，用以對付廣東方面。劉鈞得到寶慶一帶的地盤；賀耀組駐在常德，扼守着湘西的門戶。趙對他們，所最不放心的的是唐生智，唐父得到省政府一個廳長，便是趙省長對唐牢籠的一番苦心。料不到，唐生智自知大可

以為的當兒，便恩斷義絕的趕走了趙恆惕；他取得「省長」寶座以後，他知道葉賀是忠於趙的，他便以財政廳長牢籠葉的參謀長張雄與，張唐原屬保定同學，唐知張是葉的左右手，葉部的部隊訓練之精強，是張的策劃和督導所成就；另外，還有一個旅長劉重威，也是葉部驍將。如果乘機勸說張劉歸附自己，那葉就可容易對付了；怎奈張雄與和劉重威都是死心塌地的向着葉。唐原來計劃團結保定同學形成一股力量，由于張的作梗；這一來，一二三師保定出身的軍官，也就不願和唐接近。劉鈞力量單薄，無關緊要。賀耀組留在常德，不肯來長沙，並且在沅陵一帶佈防；葉開鑫也在率部東討；同時，趙恆惕也已得到吳佩孚的支援。唐鑒于大勢所趨，孤力難支，便放棄長沙退回衡陽；當將張雄與帶到衡陽勒死了。同時，葉部旅長劉重威，也被唐誘殺于寶慶防次；劉在湘軍中也算是一個難以駕馭的角色，也是保定出身。唐退衡陽後，便派代表湖北人劉文島和常德人龔長鯉，劉龔俱是唐的保定同學，另外還有一個湘南籍充當省議會副議長的雷錄寰，三人充

當代表，前往廣州請纓「先驅」；似乎？曾任唐之參謀長的龔浩和唐的永州同鄉馮天柱，已先到廣州。這時正當國民革命出師北伐前夕；當下，任唐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，並兼前敵總指揮；說起屬於趙恆惕所轄屬的部隊，唐生智確是首先歸附革命軍的第一人；這時，國民革命軍的番號，實際只有八個軍的番號：一軍蔣總司令兼，二軍譚延闓，三軍朱培德，四軍李濟，五軍李福林，六軍程潛，七軍李宗仁，八軍唐生智；以後歸附革命軍的賀耀組葉開鑫輩，賀原為獨立師而後升軍；葉更較賀為後，賀葉的番號都在四十開外；其實，論實力，也是以唐所部為最強大；由此顯見唐在其同輩中，算得上是一個傑出而有作為的人物。唯其如此的「成功」太快，便以為天下事固容易的不過爾爾；也認為天下人都是「莫己若也」的不過爾爾，便「陶鑄」成他那「不可一世」之「予智自雄」，不甘羈勒、跋扈最張的野心；說實在的，由于那類野心的予智自雄，便種下了部屬對他的離心；加上他那份「辣手」，例如如上所述勒死張雄與和以後在武漢失敗時，

不顧一切，勒死部下勇將師長張國威；格外加深了部屬對他的不滿；一有可以「叛變」的機會，就紛紛的捨棄了他，接受所與「敵對」方面的新命。不過，另一面，他對於部屬的「拔擢」和獎賞，却絕不注重「名器」，吝惜金錢；超級的升遷，優厚的犒勞；所以，仍然能牢牢的掌握着軍心士氣。因此，他在武漢、河南一連串的失敗時；仍然能離開部隊，沒有遭受到劫持。再說，唐在當年幾與馮玉祥一樣的以慣于叛上作亂並稱于世；他玩的花招，也頗多是襲取馮的尤而效之；馮利用基督教宰籠他的部屬，唐便利用顧和尚，搞那六佛六道的二孝園，來煽惑他的將士。其次唐自武漢以迄「一二八」汪精衛自法回國出任行政院長以前那一段期間；他對於汪精衛所發動的



民國十六年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時的唐生智。

「護黨」和「擴大會議」、「非常會議」那些事變裏，他却出力出錢的忠心耿耿的聽從汪的唆使；並沒有乘機倒汪汪的後腿。當然，他也乘汪的到南京機會，出長了軍事參議院；不過，那祇是一個冷衙門；任是予智自雄的唐孟瀟，也是「英雄」用武無地。直待對日抗戰，他竟敢于擔任了南京保衛戰的重責；在他，確實是出于愛國的熱忱？還是，想藉此以重振聲威？當那樣軍情之下，他臨危受命，總不愧具有「軍人本色」的氣概。無奈，幾十萬人的衛城部隊，全與他這位總司令了無淵源；調遣指揮，當然也難盡其若何的功；限期未屆，南京失守，雖說當局予以諒解；但是，國人對他的觀感；却不免有「斯人竟如此窩囊」；這位當年北伐的英雄人物，也就從此銷聲匿跡不再為人所稱道了。

唐生智，字孟瀟，湖南東安人，將門之後；祖父為駱秉章部將，說是以擒石達開功，官拜提督之職；他的鄉人稱之曰唐軍門；不知是不是唐友耕，父親唐承緒，是一位祇知吃喝玩樂的執袴子弟；後來父子以子貴，仗着大兒子的威風，當過趙恆惕「省憲」的省政府實業廳長，六十多歲還買了一個唱湘劇的女戲子做廳長姨太太；趙省長曾親自登門道賀。唐廳長，真正是一位「天相」的「吉人」；阿爸當軍門，兒子當師長；可不知「父做宰相子狀元」還要顯得顯赫的威風。唐承

緒生有四子一女，孟瀟老大，老二死得早；老三叔沅，老四季澧，季澧就是當漢奸討徐來的唐生明；我全都見過；叔沅倚仗阿兄聲勢，當過粵漢鐵路未完成時株長那一段的局長；季澧也是阿兄面子，當過黃埔的「掛名」學生。

我和唐孟瀟的相識，那時他任旅長，我暑假在他的師長宋鶴庚那裏做客，我是在當學生，與宋師長是在常德時相識。料不到，再度在武漢見面時，黨政軍高級人員會議時；他竟然還認識我，還表現着像老朋友般呼着我的名字；自此以後，我和他在許多地方會晤過；也就認識了他的文武僚屬：劉文島、蔣蘇、馮天柱一擊，歐陽任起華，周燭叔、曹伯聞、鄧壽荃、鄧介松輩；其間，周叔祁是唐孟瀟所倚仗的一位大將，在常德殺貴州將領袁祖銘，就是周秉承唐，其實該說是唐秉承中央所策劃的一大傑作。我也曾和他的顧老師（人稱之曰顧和尚）同桌吃過幾次飯；當然，更不止一次的欣賞他的家鄉名菜「東安雞」；在我嘗來，也無非是有辣味的像我們慣吃的黃燜雞；雞，黃的不太爛，夾些薑，加點辣椒大蒜而已；我甚喜愛那「雞邊菜」的薑片。尤其：民國二十年夏秋間，我們在廣州的東山，是比鄰而居；幾乎是日必見面數次。聽其言，觀其行，我深深的體認到：唐孟瀟，這個人；如果僅僅與之做朋友，而且，彼此間不會有權勢的對立；他是一個可以相交的，甚且可以說是「肝膽相照」的好朋友。絕對的所該避免的，不要做他的僚屬，他那付對待僚屬的暴戾恣睢，除非像鄧介松那類奴才坯子；鄧做唐的祕書長，那付奴顏婢膝的神態，真個

是令人難以相信；聽說，鄧可挨過唐的耳光；似乎？馮天柱、鄧壽荃、曹伯聞之流，在唐面前，比較受到「看重」一些；可是，馮鄧曹三人的學識不夠，見聞有限；對唐的獻可替否，也祇不過爾爾。所以，唐孟瀟之爲唐孟瀟，本着他那「予智自雄」的見解，格外的加甚他那「人莫己若」的暴戾恣睢。因之，「非常會議」任唐的職務時，連帶的擬任我「湖南黨務特派員」；我堅決的懇辭了那一「任」務。我覺得以我的個性，絕不應和唐同事；交朋友，實是彼此兩利。所以，唐對我，倒也是真的禮貌有加；說說笑笑，無拘無束，用不着有所顧忌。那回，我和唐相處有三四個月之久；由于「九一八」的東北變作，在「共赴國難」的口號下，先遣部隊，方過九峯，就奉命撤回。幸而「出師未成」；同屬中國同胞，沒有真正的槍口相向、兵戎相見。從此以後，我墊居在上海，教書生活，也就未再與唐孟瀟相聚在一起了。

說來，唐孟瀟其人，在我所結交的湖南軍人中，姑且不以成敗論人，我認爲唐孟瀟之豪放，之一擲千金，之勇于任事、之敢作敢爲；却非與其並世同時的一輩人所可幾及；固然，還有他那一份「鹵莽滅裂」的衝勁，也就是未免「愚不可及」的豪霸氣概；要而論之：唐孟瀟，着實是具有「元戎」「大將」的風度；在早期的保定出身之輩，誰也比不上唐孟瀟。蔣百里，對於這位高足，期許至深；十八年多在河南「發難」的事件裏，蔣老師蒙受干連，至南京和杭州，失却了好幾個月自由。

唐孟瀟，身材修長，五官勻稱，兩眼固炯炯有神，可看不出他竟是一個「眨眼殺人」的傢伙；比如說，殺張雄與，殺劉仲威，還有十六年在漢口臨撤退時的殺所部師長張國威；這些都是人所熟知的事。他不擅長詞令，直捷了當，三言兩語，就可解決一樁事情。在賀耀組與唐生智兩人之間，我寧可與唐打交道，我最厭惡賀那種人，說話吞吞吐吐，嗓門又小，說了許多，還難找出他話的主題；做事，更是拖泥帶水的婆婆媽媽，說了的又不肯乾脆的做，做了的又常是唉聲嘆氣的說後悔說不該。唐孟瀟却不然，答應了的事

就不變卦，也不中途停止的而廢其事。唐雖說娶妾不少，周南（？）女校的凌校花，說是「平妻」；都無所出，祇有他的髮妻爲他生了一個女兒，嫁給湘西一位姓陳的土財主陳丹書做媳婦；陳丹書仰仗親家的提攜，曾搞了好多年的稅捐處長，當然也就格外的增加了他的財富。三十八年夏，我在廣州，曾見到陳家的人，好像境况不大好？他說唐家的人也沒出來。後來，在台北，聽說唐孟瀟已靠攏毛王朝；再後，就甚少聽到有人提起唐孟瀟，也許，已早作古人了。

編輯報告

編者

△教育界前輩，物理學家戴運軌教授，於六十三年七月奉准退休，卸下國立中央大學理學院院長重担後，特爲本刊撰文，述其自南京至重慶，從台大到中大爲我國自然科學學術研究之創建經過與成就，以及二十五年來，致力大學教育，任勞任怨，艱苦備嘗，令人讀來肅然起敬。

△史學家蔣君章教授在本誌發表台灣抗日英雄丘逢甲、羅福星等佳作之後，續寫「誓守台灣的劉永福」；將黑旗將軍乘中法之役的餘威，奉派來台率部抗日之不朽功業和動人事蹟，獻諸讀者之前，實爲一篇落地有聲之巨構。

△劉昌博先生爲中外雜誌獨家撰寫的：「功夫大使」，本期已寫到在玻利維亞的訪問演出情形；玻國是南美洲的屋脊，艱苦的演出，特異的風光，有生動翔實的描述，引人入勝，洵是報導文學中的佳作。

△楊承欽女士，在教育界服務多年，對中國現代史頗有研究，尤其對蒐集史料，嗜愛成癖。本期楊女士所撰「長沙大火謎底」一文，固是慧心獨具；其所提的兩篇日記，洵爲珍貴史料，值得細讀。

△本期稿擠又因趕排提前出版關係，致原預定在本期刊出之佳作多篇均將延至下期陸續刊出，事非得已，敬請作家及讀者鑒諒是幸。